

清音樓集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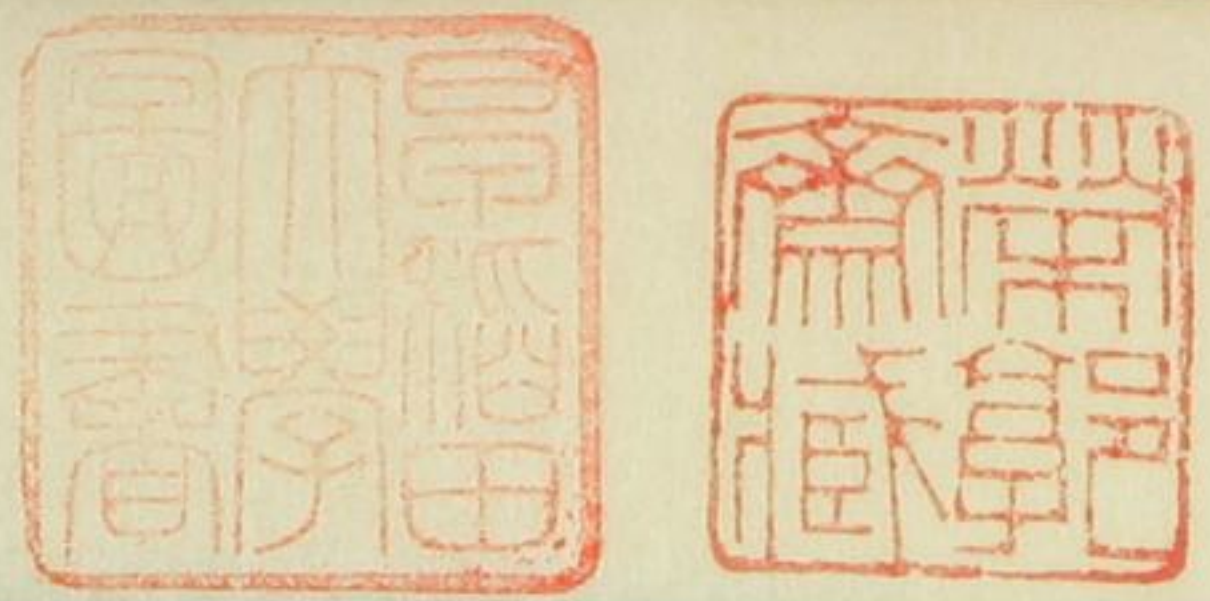
A1152

5



文庫 11
A 1152
5

柳田泉文庫



清音樓集卷之五

朝散大夫山邨良由君裕著

良祺公壽

孫 良彰士德同拔

良緒叔稽

碑三首

木曾宣公舊里碑

木曾宣公姓源氏諱義仲

清音樓集 卷之五

清和帝之裔左衛門大尉為義之孫而帶刀義賢之子
宣公私謚也久壽中義賢為其姪義平所殺時公彌
駒王年僅二歲義平慮後患囑畠山重能搜殺之重
能深憫駒王之亡辜密託之齋藤實盛實盛又轉託
木曾權守兼遠兼遠受而乳養視遇甚厚駒王稍長
傳聞源氏日衰弊心不平遊戲常肄武技及長膂力
邁倫兼善騎射兼遠更築館于枹原邨居之枹原邨
即今宮越邨也治承中源賴政勸以仁王將起兵討
平氏下令旨於諸州源氏公亦與焉既而賴政敗滅

王亦中流矢而薨公益憤恨欲舉兵時有大夫坊覺
明者初為博士後為僧住南都恒往來武州途經木
曾每主兼遠家公與論兵法大說之遂留之因與密
議設計新建八幡祠祠前鋪陳酒餅有瞻禮者輒
施之遠邇僉集信上諸將聞之亦微行至者十餘人
公延之館中坐定謂曰不虞諸君涉吾地也方今平
氏跋扈天人俱怒向得以仁王令旨未及舉義而王
薨矣其謂之何頃八幡神夢謂予曰源賴朝既起
兵討平氏汝何俟不發也平氏則天囚行尸神佛不

福事在必濟、勿疑也。予於是乎建祠、方欲請諸君而忽自來、會是神佑也。吾今欲舉兵、諸君肯見從乎？諸將驚鄂、莫敢發言。大夫坊覺明、右持筆、硯左奉盟書、置之。諸將前、瞋目曰：「令旨在此、神鑑咫尺。今日之義不容旋踵矣。」座後壯士數人叩刀睨視。於是諸將皆諾而盟。乃命杯酒且曰：「君等一散、難可復合。願留宿而議焉。」諸將乃留宿、定謀約結而去。既而公聚衆數千人、信上之諸城起兵、應之。攻北國下之、平軍屢來伐、皆敗去。既而平維盛率大軍來攻、公用大牛之策、

大破之。投崖谷死者萬八千。遂北連戰、皆捷。乘勢長驅入京師。平族不戰而奔、遂叙從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稱朝日將軍。海內震懼矣。既而積歎恨、至有喋血之變。賴朝奉

上皇旨遣其弟範、賴義經將兵伐之。公與戰而敗、死。事詳史乘。公之長子義隆為質、鎌倉為賴朝所殺。第二子基家、匿其外家沼田家。國基家遠孫家邨、方足利之始。霸有功、尊氏封家邨於木曾、為列侯。信州數郡屬焉。自是世世相傳。至義康、甲州武田信玄、數侵境。

相拒數歲後講和以其女為質信玄喜以其女妻義
康子義昌既而義康卒而義昌立信玄亦卒而勝賴
立時勝賴數興役木曾民不堪其勞義昌乃密與織
田信長約降勝賴聞遣使譴責其言甚傲義昌怒斬
其使者勝賴大怒殺其質女遣典厩信元神保治部
將兵伐木曾義昌發兵迎擊于華表嶺大破之斬治
部既而信長滅甲州軍于諏訪義昌乃之諏訪謁信
長信長賞其功以安曇筑摩二郡增封焉是歲信長
為明智光秀所弒羽柴秀吉討光秀殺之於是義昌

又降秀吉頃之秀吉聽讒移義昌封下總無幾義昌
得疾卒其子義利立有罪國除

神祖之討石賊也吾祖山邨良勝及木曾氏之支族
等奉命啓行下木曾爾後令吾家世住木曾守關門
今茲予偶遊此地想公之勃興于此且痛初立大功
而志業不遂夫公之智勇能崛起於羈孤以摧大敵
雪宗耻向使其不激於忿悁內翼戴王室外誅鋤暴
亂則其誰與公敵可勝惜哉乃刊石立碑據舊史及
我家譜叙其畧繫之以銘其辭曰

襁褓遭厄遷岐水湄撫膺官原面面嶮巖爰始爰謀
築館于茲受以仁令載旆秉鉞三軍鷹揚載指北
越火牛衝陣深谷積骨鼓行無敵徑詣神關平氏
破膽遁逃夜出

上

皇賞勲寔稱旭日威聲赫赫一時無匹物盛必衰遂
蒙讒疾物亢必悔遂屆顛蹶天幸垂愍爰遺子姓神
靈血食瓜瓞無竟業雖不遂萬世畏敬
長沼澹齋先生遺跡碑
是為澹齋先生遺跡碑也先生姓藤原諱宗敬澹齋

其號長沼五郎宗政之裔也幼喪父與母客濃之加
納年九歲從圓明院寺主秀尊師學書遂讀書敏悟
絕倫人以神童目之既長文武兼資嘗愍本邦兵
家之說多已紕謬且戰法率不用節制而好鬪力乃
本明趙本學戚繼光茅元儀等之說參以其所發明
與本邦兵家之說可取者專主節制創成一家著
兵要錄及握奇集解開門教授弟子千餘人聲名籍
籍鬱為大師其徒稱長沼流先生初有所仕不久辭
去後諸侯多聘招者皆辭不應元錄三年庚午十一

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城州伏水、年五十七、詳在我
師張藩中山子所撰行狀、師以先生學教授藩中累
年、憂先生行狀不審、厲志竭精、校諸本同異、折衷之
著澹齋行狀集成、且探濃之遺跡、未遊于此、問其幼
所學書處、追思之餘、設位祠焉、且藏所著行狀一本、
又令由為文刻石立于此、其報本之功、可謂不朽矣、
顧由也材、篤不稱、恐汚鱗先生辭之再三、師強焉、遂
記其梗槩、係以銘辭、其辭曰、
卓躒徵士、邦之英豪、夙弄綈緗、繼晷焚膏、三墳五典、

金板六弦、維文維武、洪才難測、殊慙兵道、殆其茅塞
別成一家、爰建有極、嗟嗟先生、萬世矜式、
和合佛經冢碑

此冢者、先妣遺令所建、先妣嘗有夢、和合佛、後來若
禱、和合佛、有獲福應者、令寫經理于此、下以報賽焉、
伏惟和合佛、即先妣耶、先妣即和合佛、耶、抑將天地
萬物、一和合佛耶、若欲窮極之、則宜參東隣師矣、銘
曰、
幽幽松林、削石斯成、雪霜千歲、月白風清、

墓碣六首

先考宗弘君墓碣

先考宗弘君諱良啓字士迪號鮑山宗弘其謚姓山村氏其先或謂自大江匡房出中失譜謀其詳不可得而考焉六世祖宗用君為

國家率宗人取木曾轉攻濃之苗木岩村皆下之於是賜采邑濃州世居木曾治邑政兼守福島關後國家賜木曾於尾公遂附庸乎張藩宗用君生宗慈君宗慈君生宗音君宗音君生宗嶂君宗嶂君生宗

卒無子立其弟宗仁君宗仁君有子矢於是養君為子君實我家支沁山村良考第四子也延享三年丙寅春正月宗仁君致仕君嚴封治邑守關朝東都及張藩一如祖宗故事初宗仁君謙讓委政舊臣其中有豪植而大強者言多忤於尾公尾公怒數加裁奪於是我家故事多為所貶者宗仁君乃禁錮其臣與民更始久之尾公怒稍解及君嚴封厲精為治民生敦厯時張藩執政大夫皆與君善且命卿芋生侯最推君是以其為所貶者漸漸復故且有光於

奮者爲寶曆四年甲戌春正月尾張戴公令其老
織田貞辰傳命曰木曾自元文中復舊制以還民漸
漸向化是汝爲政精密之効寡人甚嘉之是以特褒
稱焉君性寬容溫謹左右有過失不苛細繩之唯責
大指而已雖夙夜近侍者未嘗見君之怒見色也且
說勤勞惡宴安朝晝夕夜非爲政則游於菽未嘗少
時弛廢焉若夫居塵務紛雜文書狼籍際終不見退
倦色或有前演習射後授讀書同時而作者色愈怡
怡如也居常自作起居注數日輒爲一卷大而祭祀刑

政小而燕饗聘問家中瑣細事皆錄他日有事有司
欲得故事循行索諸典籍不得也必請君一披之則
瞭然猶指掌矣又多能學鎗法於伊奈忠誼者受秘
卷刀法拳法皆兼學數師最好射御至老不休旁巧
於倭歌倭歌集數卷藏于家又善書楷書法度嚴整
居常寫佛經前後無算草書則摹倣元格者以秀媚
勝又善箏及謠曲皆究奧妙其他至肩鼓奕棋等諸
雜技亦踰越等倫云天明元年辛丑冬十月君請而
致仕六年丙午冬病膈噎久之疾病不食數日不能

起坐重茵積被乃得坐而猶且攤書授人句讀有誤
聲必顧嘗語由曰夢騎馬馳騁意甚樂又嘗語曰夢
教人鎗法但覺四枝差不輕捷耳雖疾危薦乎其壯
意如此時猶日日不廢盥漱十二月十二日召由命
後事且遺令脩建了源寺因封黃金若干兩以附焉
供其費也十三日晡時顧由曰我已矣乃呼太夫人
莞爾舉手招之曰今與汝別請珍重焉顏色自若殆
若戲既而又召家臣某某謝積年勤勞各有差然後
顧由曰事畢矣心安矣哉顏色晏然令侍臣正卧容

冥目而寐呼吸不喘若安眠者少頃乃絕傍人皆抱
疑窺之再三始知其卒時年七十六例葬于興禪寺
先塋側君生五男四女四男二女先逝其一男即所
為識良由也其二女嫁張藩大夫石河氏及阿部氏
初由請君千秋萬歲後撰碑銘以記盛德萬一君頷
之於是忘汚德之罪妄述其梗槩云爾銘曰
於穆我考時惟植德乃文乃武夙夜不息君茲巖邑
黎庶蕃殖視死如歸晏然不惑于嗟哉考為子孫則

北海先生墓碣

先生諱綬字君錫姓江邨氏號北海而其本姓伊藤氏龍洲先生第二子也龍洲先生娶明石侯臣河邨氏女生先生是以先生少時數遊播州依舅氏專學騎射旁嗜和歌及諧歌明石侯文學梁田蛭巖先生嘗讀先生所作和歌及諧歌深竒其才謂曰伊藤氏世以文鳴以子之錦心繡腸移之菽父廣譽覆宇宙豈不惜哉先生感其言乃還京勵志就學時年十六矣自此晝夜憤勵四歲學成時與兄君夏先生弟君錦先生並有令聞世目為伊藤氏三珠樹後出嗣宮

津侯臣江邨毅菴先生冒姓江邨又覈其祿為官津侯儒官居頃之侯知先生多能更為西京知邸兼掌國用而先生公廉明察事事得宜人皆服其能也亡何侯移封於濃之郡上而先生會疾累乞解職侯不許先生乃力疾抵郡上親陳其狀乞之益急侯不得已許之時年五十一矣既而還京居閑益自刻苦以翰墨日娛然而時月致書郡上侯左右以候問侯亦手書相荅國每有大事無不咨之後郡上侯請先生來教授藩中子弟先生以誼不可辭自此年限三十

日一往郡上教授焉其餘大藩以大祿徵者前後數
回先生並辭不就也先生為人風流醞藉不敢以儒
學先生自居且長談論賓到喜接之談話款曲終日
無厭倦之色然而性儉素不好華靡遨放事居常銳
意於著述繼晷窮年訢訢焉發憤忘食其為詩文也
謹持法律務戒輕薄而最善詩又能品詩名聲大振
一時稱海內無與二焉嘗悲我邦作者多而玉石並
攢撰日本詩選其為書也逖稽博採無復棄僻遺珠
之恨猶唐詩之多選者高廷禮一出長夜始曙其他

所著有北海詩鈔北海文鈔日本詩史授業編某某
等若干卷且未上木而藏家亦何限也先生以天明
八年戊申二月二日卒年七十六矣京師東山善正
寺實先塋之所在當葬此地而有故葬於本國寺因
殊建碑于此地云先生配石川氏生一女五男長曰
德藏次曰敬義字道卿號芥亭出嗣樋口氏事川
越侯次曰三藏亦次曰悰秉字孔均號愚亭以某
月日生為人脩學好古且豪於詩文而天不假年某
月日先生沒惜矣次曰勳字公績號龍川為君

錦先生嗣冒姓清田為越藩文學博學宏詞名譽藹
鬱女子適京人關某又有義子梗字公楠出嗣平田
氏事明石侯最季妾生一男季敦字大臨雖年尚幼
是為嗣余以詩受業於先生者有年矣以故公績寄
書屬予為之銘辭於是叙其略綴以碑銘銘曰
天不遺老忽歸兆域但留文藻後進取則千載凜凜
名聲無極

先妣宗貞夫人墓碣
太夫人諱猶子姓山村氏王父宗仁君之第二女也

配先考宗弘君生二男長即良由次曰良音先太夫
人卒太夫人寬政改元秋八月二日終壽六十八太
夫人性儉素嚴正不苟以愛枉道家族諸臣至婢僕
莫不畏敬焉臨卒作遺誡專戒酒色奢侈且命儒臣
石作貞每月講經又嘗夢和合佛令東隣師講法之
次告諸遠邇以教戒焉云

宗天夫人墓碣

夫人諱嘉彌子信州伊豆木故小笠原長暉女也以
明和二年乙酉九月于歸配於予生二女皆先沒文

化五年戊辰十二月二十四日病逝于福島第享年
六十八夫人為人溫恭慈惠事舅姑孝順舅姑常稱
其薦純且寬恕愛人故逝之日內外閔惜莫不哀慟
者予乃鼓盆而歌曰昨來同茵席今來隔死生芳魂
知何處千山月色清

阿菊墓碣

阿菊法謚淨廉童女予第五子也寬政十一年己未
生于東都墨水別莊享和元年辛酉從予來歧岨偶
罹疾以八月晦天沒鍾情可知也乃葬此地表墓石

而識焉

勇之助墓碣

勇之助氏山村即予第六子也以文化元年甲子二
月生于東都邸翌年隨予西今歲丙寅暮春偶得病
四月二日沒于歧岨法謚曰智琢童子童子生而穎
悟過人年僅三歲而識字最能識乃字試開卷問之
輒指之不違一字又能書以呂二字且畫家章及肩
鼓小槌等形又好猿樂觀之終日不倦嬉戲必令傍
人唱笛譜自為舞蹈容頗有風韻其他聰敏稱之予

愛之日望其生立不知老至而一朝遇此夭折哀哉
乃葬先塋側立石識之且勒童子所畫家章於後云

祭文二首

祭澹齋先生文

維文化十一年歲次甲戌夏四月十四日甲亥朝散
大夫山邨良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授矢島正貫之
濃州加納圓明院敬祭澹齋先生之靈嗟乎先生夙
抱德音才兼文武學貫古今詩書韜略探幽鈞深初
游諸侯或蒙祿秩方納不內退而纂述其書深奧與

孫吳匹據華撮和合而為一日東兵要靡有子遺
矜矜中山爰守前規研精覃思引而伸之遂尋遺跡
令予建碑功業不朽斯道愈明但慙拙文還汚大名
聊獻薄物以表衷情尚享

祭御嶽神文

維天明八年歲次戊申八月穀旦山村良由謹以清
酌之奠敢昭告于御嶽之神今春由將朝東都
也有禱于神而道途平安朝禮無闕以三月三日
陟方五月十九日稅駕且見尾張公于其第也

公親自賜_二禘衣及表服_一以賞_二由厲精治木曾_一之勞_上蓋特恩也_上顧_二由也_一駕_二下免_一於罪戾_一所獲_二多矣_一而今蒙_二斯嘉命_一是得_二無非_一神之_二大庇乎_一恭_レ惟_レ神為_二岐岨神祠總管_一毆_レ被_レ戾孽_一恢_レ宣_二淑靈_一威_レ並_二淺間_一德_レ同_二富士_一由亦家世_二尹_一岐岨_二三十二村_一以_レ牧_レ養_二衆庶_一為_レ職_レ願_レ藉神之_二靈寵_一得_レ時_レ無_二災害_一民生_レ敷_レ庀_上則_レ敢_レ不_レ拜_二洪恩_一哉謹告

題跋十五首

題洞硯山石詩卷後

享和壬戌之冬龍渚先生遊羽州得五色洞硯山而還適袖之過栗山先生家先生固有石癖一見就手而奪因使谷文晁貌之又作歌以贈事詳于前栗山先生所書小序龍渚先生乃裝為一軸今茲將之東都道經岐岨介方壺山人屬余令有言余受讀之展玩三復不覺拊髀曰好事也夫二先生也昔韓愈嘗得雜古今人物小畫甚愛之以為雖百金不願易也後感趙君之事曰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為今與此事極相類畫與石奪與

贈雖跡不同乎、其為風流一也、是以為一對雅談矣、况粟山先生詩也、書也、騏驎絕塵、海內所景仰而精里先生題字於首盤、賴二先生書詩於後、加之白河侯之書、文晁之畫、皆是真仙中物、比諸石、孰優孰劣、今而後龍渚先生無憾必矣、因猥書此語、以續貂諸篇云、

自笑錄跋

師姓山田氏、諱元明、號良哉、尾州人也、生而超異、初師總見寺、太龍師受業、冒姓釋氏、鑽研佛經、不辭疲

倦、旁及儒典、無不究窮矣、而自省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也、乃欲訪日州古月禪師、洞達真空、拜辭先師大龍師塔云、吾不大悟、誓不復來、此塔下出門、又云、吾不大悟、不復還、此山直造日州、自得寺、參承古月禪師、日夜不休、一日聞古月禪師舉見牛第三頌、忽然開悟、即入室、古月禪師數詰以玄微、師輒答之、如響、應聲居頃之、辭古月禪師入豐之宇、目山緝茅而止、焉、方是時、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所交唯親友兩三輩而已、後又詣駿州、隨白隱禪師、數載、法器益熟、遂得

三州華嶽寺請住焉久之再訪古月禪師于日州古
月禪師喜舍師於皆山亭師有偈曰鐵錫不曾誤再
來三陽人事字良哉骨清堂上捲簾坐雨後青山雲
霧開古月禪師深肯焉自是繼闡玄風接引學徒遠
邇皂士無不欽服應諸州請概無虛月到處學侶雲
臻最後得疾還三州力病講六祖壇經於宗德寺知老
病終不起講畢之日即述偈云我今歸去新州路不
待秋風落葉時雨後雖羸瘠日甚應機接衆如故也
衆徒勸用鑿藥師固辭不聽一日知死在近自執筆

書遺偈訖不復言但如就眠恬然示寂壽八十一嗟
乎死生亦大矣禪門之不動心於死生自古雖不少
矣而如師豈多得乎世之尊崇之良有以也師有詩
癖不問漢唐開口成篇余亦以嗜詩為方外交師晚
年在尾州優遊數歲余時時之尾州每會遊戲翰墨
語笑移日師沒後其徒將刊此集也屬余題一語余
也淺寡申之以官事鞅掌然不忍以死生貳其交乃
畧述其履歷以為跋若夫師之道德則此書在焉知
者知之非余不佞之所敢知也

題木曾故事談首

余之未嚴封也澤田敬佐翁為傳焉翁天資強記明習我家故事余時時從容問祖宗時舊事翁輒談之或其所目擊或其所傳聞歷歷甚詳後數年翁請致仕而恐其前話之尚有遺漏也遂以筆代口積為卷帙號曰木曾故事談書成乃淨寫以贈余且請書片言於卷端余謹受而讀之自烈祖執鞭弭定木曾以還至于近世上下百餘年間事瞭然若指掌矣昔者魏相好觀漢故事且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

故事而已恭惟肅肅祖宗法令明具余之駕下辱繼其體唯奉遵故轍而勿失是已則此書之有裨益於吾偉矣哉而吾以此遺子孫亦豈徒黃金滿籬而已哉翁以天明癸卯之春卒間嘗取此書讀之嘆翁之勤勞於我家老而不倦因思其忠精法然泣下又慚余之怠惰不果其前約即援筆書此書之所以作且裝剪之具軸標而納府乃令翁之嗣精武告成於翁之墓且謝吾怠惰云

題壽宴集後

予之於北海先生以詩若文遙竊登龍門之譽久矣
客歲先生七十隴揆之辰賀者稱觴東山由也可即
賀親自稱壽者固其分也然而以職任在身故不得
如意乃贈鄙詩一首聊表中心而已而門人武村齊
亮輯其壽詩欲付之梨棗予聞之喜而不寐即贊之
刻焉刻成讀之金石鏗鏘諸體具焉而是其十取一
者為爾則近世壽詩之盛未有甚於此宴者也但所
愧舉予之惡詩錯之編首以污全集也然而顧世之
賀壽者大率溢美過半若予之是章無復有慙容斯

可以為誇矣此集也雖非予所輯猶輯之是故聊採
觚告其喜又告其愧云

翠山樓詩集跋

余與士幹同鄉里同所好幼而相愛壯而益相愛士
幹為人忠正精力過絕人幼從父治吉良氏之禮夙
夜不怠不數年而明習父卒後從叔父匡繼學武藝
不倦或演習徹旦自鎗刀以至拳法諸藝皆極其奧
又學上杉氏之兵法亦頗入室後折節讀書時年二
十餘矣人謂之晚也而日夜孜孜自奮力學遂負笈

之衆名事大湫先生數年業成而歸歸則結廬於城山下讀書晝夜不出余嘗使人候伺之時且午也猶未開戶因窺窓隙則秉燭讀書自若矣蓋未知日之既及此也其精勤如此以故其學大進若火之然水之趨遂建鼓於一方云而平生最好詩興之所發如噴而成門人惜其散亡從傍錄之今所上木纔其十之一已以余志士幹為人也不獲不言書以為跋

題遺安亭記後

馬籠峰谷氏宅後構一亭號遺安亭請石作士幹為

之記記成具卷軸又請余書一語於卷尾余讀之士幹錦心繡腸句不苟吐遺安之義其為誠深矣遠矣予復何言哉乃因士幹之意中告誠之曰夫吾木曾以高譽稱者非三留野廣瀨氏則福島新井氏也此兩氏也皆財產豐積以奢靡相尚而新井氏今雖有其後短褐不完廣瀨氏則一傳而亡今也家無噍類噫何盛之如彼而衰之如此速也若夫思其所以衰以為監戒於遺安之義愈益昭昭矣雖然是即士幹之意豈予更誠之云哉

題岐岨八勝詩首

吾岐岨之勝不可舉數而其近官道者八境曰岐岨
八勝天明丁未秋張藩材監菴原有之以官事來訪
予家劇談之際言偶及此遂與有之謀請平洲先生
及諸子分勝賦之詩成使本田叔清書之以揭于此
以此境八勝中最奇故也若使寐覺之仙在則必含
笑彩雲之中矣

題長洲侯岐蘓紀行首
今茲初夏予朝東都也聞長洲滕公之富文雅私

竊欲介人一取謁而不果既而歸于木曾居無何公
亦歸勢州道經木曾好事之癖一朝忽爾見訪弊居
余聞之驚喜即倒屣而迎款如舊相識公乃乘興為
余寫竹數竿筆筆蕭颯非復世之竹畫者流之所企
及且賦詩飲酒盡歡而去後託鴻鯉示岐蘇紀行一
篇求予序乃試開卷讀之其文也清拔其詩也瞻逸
宛如親伴干旄而跋涉山川者矣由也拙愚把筆却
污鱗文彩固也然而知己之命不可辭聊題數言卷
端云

題駒嶽記後

余有濟勝之具也。聞駒嶽之多奇，勝欲登涉久矣。明和庚寅夏，偶將登焉。父母之慈，聞其險，有不豫之色。遂止，遺憾可知也。後得此記而讀之，記中有言曰：側崖益高，攀緣樹根而上。又曰：林樹為冬雪所壓，皆橫生俯偻，由樹下行，乃嘆曰：人而為猿狖之態，為麋鹿之態，奇哉！讀而至於溪間，尚有殘雪，百卉萌芽僅發，而處處聞鶯轉，愕然以為夏而如春，亦如冬而如春。太晚耶！抑將冬之太早也。益奇也。但所憾則四眺為

雲霧所閉，不辨吳門白馬也。然一聯足以與駒嶽爭奇。一唱是句，則浩浩乎有馮虛御風之意焉。其他山姥之舊蹤也，茶臼嶺也，躑躅石也，源氏山也，碧池之似龍蛇也，舟石之水之沒而不竭也，巖側之松之如渡舟梁也，奇矣哉！奇矣哉！且至于卻行如登而下，及邑人之喜有勝，且曰：是隨手手隨目，步步如啄鳥，則奇中之最奇者，讀之使人不覺骨寒矣。余也。雖不親覽其奇，一讀之猶親覽其奇也。亦何憾也。嗚乎，奇也。雖曰駒岳之奇乎，抑將文之奇也。若岳不假文之奇

文不假嶽之奇則無以成斯奇矣

古訓抄跋

藍田先生携南紀崖剛先所著古訓抄來屬余跋余固辭之曰由之寡聞未嘗學和歌博士家言不知而言之猶不言也因試閱卷不覺嘆曰夫古則邈矣辭逐世移今而讀上古書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空東諸高閣不亦宜乎孔安國有言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杜預亦曰汲郡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

字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按由孔子至於魯共王際六七百歲由六國至於晉亦將千歲然以一世鴻儒既已不能通曉焉况我邦由

神武帝而來至於今已二千餘歲矣而如此書博考載

籍剖折旨要訓傳無遺所謂雜碎怪妄不可訓知者炳然如撫掌直與邈矣古之人唔言乎一堂上而夫東高閣者皆成今日用則其功豈在孔安國杜預之下哉先生笑曰即叙其言為跋何如余不得已乃書之以塞責然而不知而言猶不言也豈跋之云乎哉

應 尾公命題華原磬泗濱石圖

華原磬之圖一幅、泗濱石之圖表裏二幅、蓋二物皆南都興福寺之所藏、處士宮城多龍者得摸寫以藏焉、由適得之供。尾公之覽、尾公乃使良工慶意再摸之、裝褉以為掛幅、令由也記其來由、由謹按相傳、唐太宗傳聞本邦內大臣藤原鎌足女之美、迎之、立為皇后、皇后以興福寺、鎌足所造、請太宗遣使齋二物及面向不背玉來藏之、興福寺舟泊讚州志度浦、海龍王化女誘使者奪玉而去、鎌足深惜之、百

計求之、遂倩蠻人至龍王宮復奪之、併二物皆藏興福寺、後寺罹兵火、失玉而二物仍存、然而鎌足女之為唐太宗后、正史所不見、俗說妄誕不可信矣、又寺僧傳稱

聖

武帝后光明子尊崇佛教、天平中北天竺犍陀羅國見生王欲親見觀音大士、遣佛工文荅師來本邦見皇后、造十一面觀音而歸、獻王王大喜、贈妙幢菩薩、金鼓以報之、金鼓即今稱華原磬是也、豈見生王以皇后為觀音耶、此說亦妄誕不可信矣、二說既雖

不可信矣。光明子者，鎌足之女。天平即值唐開元，則二說皆繫唐鑿。鎌足則一也。且有白樂天合詠華原磬泗濱石詩，註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然則二物皆唐時所用之樂器耳。當時本邦使至者不絕，况鎌足之孫定慧為僧入唐留學有年，則此等之徒為鎌足携歸，藏之興福寺，亦不可知也。蓋泗濱石即書所謂泗濱浮磬，華原磬雖未知所以名要之，天寶中所造樂器則距今千有餘年，而能道祝融災存本邦者，豈可不為珍哉。無必借妄誕之說

而可也。

題木曾義昌圖像

玉山徹公，姓源氏，名義昌，義仲十八世之裔。義康長子也。初義康與武田信玄有隙，相拒數歲，後結和親約，以其女為質。信玄喜，以其女妻於公。既而信玄沒，其子勝賴立，數興役，木曾民不堪其勞，織田信長知之，令人誘公。公遂密約降，勝賴聞之，乃遣使質之。使者至，其言甚傲，公怒，斬其使。勝賴大怒，殺其質女。使典既信，元神保治部將兵伐木曾，公發兵迎擊于華

表嶺大破之斬治部既而信長滅甲州軍于諏訪公
 乃之諏訪謂信長信長賞其功以安曇筑摩二郡增
 封焉是年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弑羽柴秀吉乃討光
 秀殺之威震海內於是公又降之方是時小笠原貞
 慶屬
 神祖在深志城哈公臣贛川又兵衛等以利為諸鄉
 導發兵嚴福島是時也事起不意盡失其度既而公
 更治兵苦戰却之殺又兵衛追北進兵直攻深志城
 拔之頃之秀吉聽讒者之言且恐公據巖邑附於

神祖移封下總阿知戶公既左遷居常忽忽不樂亡
 幾得疾薨葬于阿知戶東禪寺時文祿四年乙未三
 月十三日也其子義利嚴封有罪國除嗚呼公懷俊
 才有功無罪而偶為霸者所忌受斯橫禍命矣哉
 神祖之討石賊也使我祖宗用君等攻木曾下之時
 東禪寺住僧柱山和尚跡而來木曾宗用君善之建
 寺於公之宅趾住之即令大通寺是也文化丙寅之
 冬大通寺繼山師令祐川畫公肖像請予書其畧傳
 於上予不辭以不文率爾下筆記其梗概云爾

題奉懷鮑山君詩首

夫詩者有聲之畫也畫人之德功以傳後世莫善於詩也伏惟吾先考鮑山君寬容溫厚事上恤下德善功烈徧在口碑以天明丙午之冬沒二十三年于此矣今茲十二月十三日謹以清酌之奠祭之且隨邦俗集僧諷唄是時也感念往事泣下霑衿於是詩以言志者自由也以下三十四人偶東都處士方壺山人客寓此地亦與焉乃試讀之如夫巧拙則始置詩詩深情句句感愴不忍空束之案上更令方壺山人

跋其後孫良熙書之揭諸大悲閣上庶幾以傳君德功之萬一於後世云爾

題先考鮑山君書後

是先考鮑山君所書也沿田好般得諸故紙堆中請余為懸幅以傳家余知好般之精忠其志欲以是充木主旦暮事之故不拒與之然而先君既納諸故紙堆中其有所不滿意者可知也觀者思之

題石林先生墓石後

熊耳先生曾受石林先生遺託選其墓表成則欲勒

石立之乃以書謀之於余且云老夫耄矣若不果而
歿無面目報道益于地下時余不能即贊成之復書
曰由也富春秋後不果之者有如白日先生百歲之
後請以是報道益也先生大說遂託之余而卒今茲
乃勒石立于寐覺仙人林側不立諸東都而立于此
者蓋以地近舊居而山水清竅也嗚乎二先生之於
予有師弟契而受其託遲緩至今其謂之何因附言
以白余罪云或曰先生生而號石林死而近仙林似
非偶然者豈其浦島之後身耶予曰後身則吾不知

也先生不獨有大志才學風流言論奇偉配諸浦島
其誰謂不匹乎聞者深以為然

尺牘七首

與瀧鶴臺

初不佞結髮聞先生大名也蚤夜戀戀也然而東西
千里唯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乃私竊以為方今囊
弓矢之時道路無壅或出聘一過福關亦未可知也
於是冀除救廬而引領西望者若干年于此矣偶有
告先生西者不佞聞之寢不寐乃使一介要道以懇

私情而亦心謂素無根柢之容而一旦妄執相識之禮無乃自取戾乎豈謂君子之不咎人忽辱臨謁舍令不佞厭懸渴之意所愧不能致擁彗先驅之敬亦不能具五獻之籩豆野蔬濁酒聊以表寸衷耳而佳什之惠光彩燦爛重以華墨之貺且見木曾之少田疇論及振窮之策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先生之謂哉因裝所賜之詩以為掛幅時時對之以慰契闊之情也想稅駕後起居多祉日游息於執文大邦多士之濟濟輓之推之其樂何如頃已返寒切如

剥膚伏惟先生足下身為大邦儒宗萬民之所煥休為其任也重矣惟冀厚自保蓄不佞頑健日食而聽事幸不勞垂念嚮所託家父壽詩成乎否成則附鴻鯉致之和詩一首勉綴以進伏乞潤色諸容嗣音不恚

與薩州源子煇

向者執事過歧岨贈詩於逆旅主人也不佞有故得寓目焉詩則明秀書則飄逸既知其為人風流樂道不啻貴顯於大藩士民敬畏趨鄉也今春介家臣石

作負者通高誼且示尊稿因贈以硃錠楮葉如謬以
為不佞可納金蘭簿中者而不佞朽鈍之性雖少小
好學山中之乏師友不同沐猴者亡幾耳何以稱答
高意哉然而執事既已命之矣可以尺書締交且謝
豐儀者不佞分也而紛冗不果且不佞之不天老母
以八月溘爾化去近雖已除服猶展轉牀席之間者
數日強起視事將之東都疴作不能行留滯至今而
疾尚有加而無瘳是以未備隻字之好甘取皋緩之
罪於長者爾萬惟寬恕是賴尊稿謹置諸几上日展

玩之高古雄深逼漢唐門戶愈益知執事超然淵然
非尋常襟懷也拙詩一首奉憶是豈不愧於下調哉
但聊泄紆寸心已萬祈竄削細繒一匹是隣國所出
謹貢左右冀叱存時垂感發歧岨之早寒園榭已帶
白二回頃得日暄雖輟收色山嶽則皎然也不知貴
鄉寒景何如伏請為國珍畜不盡

與滕蘭宇

劇矣吾往日之疾也心腹痛疔不可忍而吐瀉不出
四肢漸冷六脉將伏絕方是時與死地相距僅一次

已幸先生辱臨，一診命劑，且扼腕曰：「若不見應驗，則不復還家矣。」侍醫其畏先生所處法，頗劇持議，則曰：「子休矣，今夜吾代子保公之性命，萬一有過，罪在斯軀矣。」乃投藥數帖，天明大瀉三次，惡證頓息，遂道危殆。云至今六十日，雖未全愈，然活路日開，寢食將復。故者是皆先生一扼腕之由，則生死而肉骨者不可謂非先生之賜矣。曰：「聊茲奉菲儀以謝，如其品數別錄，具呈，勿以物之薄，謂情亦薄，幸甚。」

與延陵老侯

日聞諸道路言曰：「東都有延陵老侯者，敏而好學，貴而下人，諸侯之選也。於是不佞私心既已慕之，後及大湫先生移居東都，書中或及東都人物，減不輒靡弗推執事，當今諸侯，魁首焉。而又去歲得君道六要，讀之卷尾有執事跋其文也，溫潤其言也，謙讓志道之厚，睥然盡乎文辭間。於是知道路言之不誣，而愈益慕之也。今茲八月，家臣石作貞省師于東都，昨日書至，其書云：「今月朔侍宴于抱一館，澠酒陵肉陪從如雲，且受明詩碎金贊成之命，情義之厚，禮意之優。」

非書辭之所能盡也。夫君子下人固矣，伏惟執事君臨大國，多士濟濟，草創之潤色之者，寧乏其人哉？而特命貞以不朽盛事，貞之光華何以加之也。不佞自幼與貞共筆硯，有骨肉之好，貞之有光華，猶不佞有之，踴躍可知也。是以不顧浼觸，小律奉謝，且陳久慕之情。云若夫唐突之罪，仰君子寬恕是已。草草不次。

答岡野子言

孟春之書至，莫春而達，乃開緘讀之。先審化治之暇，登詞壇與毛穎輩相親之狀，甚慰翹緒。且情義斐斐。

溢乎八行間，不佞何德而見推與之至此也。當即作報以謝之者固矣，而濶焉不脩隻字，舉緩至今，負負無可言者，固是不佞惰慢之罪。奈何有所遑也。而所以職是之由者三焉：僕客歲春末，半身較麻痺，殆為類癱狀，然而口不啞，語不澁，唯動作頗覺艱辛耳。幸醫已得効，漸漸復故。雖然，爾後有時右手微覺沈重，暨則謂再發最為難療，慎蕭窳過日，勿勞心神也。顧老夫耄矣，殘生何足惜也。雖然，於花月未脫然則半守醫戒，時或默默竟日焉，一也。偏僻之邑，痘不常有。

際六七年而一行行則比屋無遺也而今春以來痘
大行初則十斃一二仲夏以來天札如麻而吾家諸
孫未出痘者九人矣不佞舐犢之愛不能不竦然焉
於是集一二承之之醫蒐討治方且貯藥物待之一
如持弊械而扞劇虜也而痘鬼亦畏我有備耶抑將
憐吾老而衰耗也方今舉一邑將畢獨吾家帖然未
有出痘者焉雖然是何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哉我心未全降也是雖細
事矣時時妨筆硯者不貽焉二也向足下見屬若獲

別錄所具某某等之書畫則投之也予率爾謂是皆
近世人何難獲之有不如搜之獲其一二併裁答書
也乃謀之張州二三文友久而不報後竟以不獲辭
焉其郵筒往來之際日月荏苒遂致斯稽留三也雖
然不佞惰慢之罪奈何有所遺也右受託書畫中諷
訪天龍道人所畫葡萄圖及賤臣石作貞之書適檢
僕之箴中得之各一枚乃呈之几下餘則再三搜索
或獲之隨而呈之已向所約吾社中題逢原堂詩數
首謹致之左右噫咸是新學小生固無足助雅玩者

唯嗔咲置之幸甚時維玄冬雪花梅萼相媚之辰高
興應不淺不勝欽羨之至不宣

報芝田龍溪

瓊音自侍醫秋生達乃開緘讀之浮藻聯翩審其治
療之暇依舊椽筆無恙心則降矣見諭張藩司農管
下小吏有小澤厚能者職典簿書姿性廉潔淑問揚
乎疆卜居東郊自號曰養心堂而適有歲陳元贊所
書養心堂三字者今也求之不得曰託足下使不佞
書其三字且記其際畧書辭懇摯謹領高意矣而顧

厚能者足下牘中所稱誦雖固知其非虛譽乎於不
佞未嘗有一面識強屬文耶除足下牘中所言外無
復可言者則言之果何益也願足下代不佞記之不
佞則俟他日遊張府面接斯人之後操觚也已若夫
額字以由之醜書代陳元贊則豈啻藍縷代袞冕之
比哉然由之書之醜足下固所悉知今辭之耶近乎
厭勞矣因強塗鴉以塞責爾叱擲幸甚今也商籟已
盡而清霜日繁異為衆庶珍畫不悉

答古賀溥卿

去歲十月之書達自尊翁讀之審起居佳迪甚慰積
悃寄貺二器皆是大國陶氏之所造與南京所製相
抗衡乃置諸机上與毛穎輩密坐旦暮友之以破愁
懷謹謝佳什之惠反覆感吟調不下開天絕無後世
纖弱之習實海西之一大手筆也哉和之以呈潤色
是祈去年三日宴會之詩前已上石打數本向頌一
本於足下想方達也賜一覽否是帖也首有尊翁之
序終有石梁之跋中間神駿如是下者若干輩並馳
逸足是皆一時知名之士予之所以誇示世者是已

所憾刻拙恐失書神采以遺諸君恥也日月荏苒去
年之宴今已一暮矣今春則孫良熙將其子良祺朝
江戶是以去冬以來遽起土木後治邸宅日日工人
蟻集喧嘩殊甚既而良熙父子以二月廿日稅駕則
賓客往來俗冗紛紛顧去年觴咏之雅逸如山河嘆
良會難再已見示紀行長篇變化磊落讀之若千里
連袂御風而行乃置坐側時時吟咏以充仙遊謝
尊翁去月來二豎為虐伏枕竟月足下若聞之寧無
傾駭乎然而頃日醫藥得効今殆復故不日而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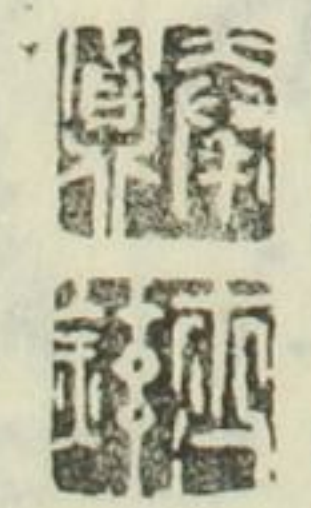
廟之音也。無北鄙。救伐。喧。戩。奮。末
之聲。清世之音也。如調。瑟。羽。如孤
鸞。鳴於靈中。清者之音也。故廊廟
之士。聞之。則必以為諧神人之道。
禮文之士。嘗之。則必以為卷阿鹿
鳴之所。奏平。屑之士。聞之。則必以
為振衣。高。田。濯。足。長流。深隱之士。
以為

聞之。則必。既為。謬。謬。淙。淙。在。松。蘿。
溪石。聞而。公。則。不。求。使。外。人。聞
之。乃。曰。吾。傳。之。家。使。後。人。讀。之。知
孝子。順。孫。貞。臣。之。義。於。吾。顯。足。矣。
夫。公。豈。一。日。忘。外。者。哉。唯。其。急
治。內。之。為。務。也。治。內。乃。所。以。治。外
也。其。於。文。亦。然。公。生。長。山。水。間。

出軌
國政為率百億又多與當世有名
之士交老輯此集其所論說歷試
其地而述之豈與夫浮詩虛文綺
靡月露者同哉
是文猶詩也故鼎欲遍告之外人
人為貞良家出孝順因書之請之

於公
文政二年己卯季冬望日

秦鼎謹識



尾頭備拜書



夫素與石梁先生善常推
後生請文居常語諸等曰
予沒後尔等稿於石梁先生
其謀之有可傳者傳之慎勿
他人謀焉文化乙丑之歲
君在東都石梁先生亦適

以公事留滯其策以告近
時相會君因出此稿告之
與謀之校定既成遂上梓
君大悅夫筑後距信安三十餘
里而每邂逅乃之地使人謀
之疎漏不悉而親謀一書之至

海內

刻者

木曾

江戶

臣

大照文明

同

荻澤兵次

山口七兵衛

010190524529

